

美国学界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述评*

许翔云

【提要】 长期以来,美国学界避谈“帝国”在美国历史上的存在,该现象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改变。在社会环境与学术潮流推动下,美国学者日益重视“帝国”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更强调 19 世纪美国的帝国属性。由此形成的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主要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大陆扩张与海外活动中的“帝国主义”色彩,内容覆盖外交活动、资本、商品与人员流动、对内政策、社会思潮与社会观念、家庭关系等诸多方面。19 世纪美帝国研究拓展了美国史研究的范畴,增强了其批判性,促进了对美国与其他帝国间异同的比较,值得学习与借鉴。

【关键词】 美帝国研究 西进运动 海外活动 帝国文化

“帝国”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一个具有超强实力和绝对统治权的国家。该国家既对治下的不同民族施加统治,又促进交通通讯发展,推动资本与商贸的流动,以此增强中心与边缘地区间的来往,从而实现国家的整合。^① 具体说来,帝国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存在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区分,中心对边缘地区施加政治控制;二是构成帝国的各部分存在权力上的不对等性;三是需建立正式的官僚机构,以维持中心对边缘的统治;四是中心需证明自身对边缘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其中包括设立皇位,并围绕皇位建立起一整套与统治有关的意识形态。^②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美国多数学者不使用“帝国”概念分析美国对外关系史。经过 19 世纪末欧洲对世界的瓜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与帝国的解体,此时的“帝国”一词在含义上已等同于“殖民帝国”。在美国学者眼中,帝国对殖民地的征服和统治具有负面色彩,与美国推崇的“自由”“平等”格格不入。因此,帝国概念更多适用于欧洲和日本,而非美国。^③ 美国固然在 19 世纪通过购买和征服,将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展至太平洋,但该进程中获得的领土最终都以具有平等权利的州的形式加入联邦,除印第安人外的当地居民都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因此,学者们倾向于用“扩张”而非“帝国”一词来形容美国的西进运动,强调美国固然实现了领土的扩展,但并未建立起欧洲国家式的帝国架构和不对等的权力关系。^④ 正如一位学者观察的那样,“只有几个词语的使用本身就会让美国听众顿时怒火中烧,深感被冒犯,而‘美帝国主义’便是其中之一。”^⑤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ZD18)的阶段性成果。

① Paul Frymer, *Building an American Empire: The Era of Territorial and Political Expans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1 - 22.

② Hendrik Spruyt, “‘American Empire’ as an Analytic Question or a Rhetorical Mo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9, No. 3, 2008, pp. 290 - 299.

③ Charles S. Maier, *Among Empires: American Ascendancy and Its Predecesso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4.

④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Johns Hopkins Press, 1935.

⑤ Robert Ze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1, 1972, p. 316.

无法否认的是,1898 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兼并非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海外殖民地,切实建立起了一个帝国。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学者一般将其视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反常”而非“常态”,强调美国在美西战争后摒弃了帝国扩张的政策。至于美国在二战后具有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学者更多使用“强国”“大国”等中性词汇而非带有价值判断的“帝国”一词来形容。

与这种讳言美帝国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放眼当下美国学术界,认为美国具有帝国性质、使用帝国视角分析美国历史的著作比比皆是。它们不仅在对 20 世纪美国史的考察中使用这一概念,还将其运用于 19 世纪美国史的研究中。以刘青和夏亚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美国学界对美帝国的研究,并进行了引介。不过,他们关注的是 1898 年美西战争及之后崛起的美帝国,并未涉及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①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离开了对 19 世纪美帝国的考察,便无法理解 20 世纪美帝国的历史基础与思想来源。本文拟对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进行概览与评析,考察哪些因素促成了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如何研究 19 世纪美帝国,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些学术成果。

一、美帝国研究兴起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美帝国研究的兴起,与学者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和他开创的威斯康星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 1955 年,有感于美国学术界在帝国研究上的缺失,威廉斯撰写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美国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便是不存在美帝国。假如面临拷问的话,大多数历史学家会承认美国曾经拥有过一个帝国,但他们随即坚称美国放弃了帝国,可与此同时,他们又一直称美国为世界强国。”^②“世界强国”一词在认可美国具有的重大世界影响力的同时,否认它的强权与霸权色彩。1959 年,威廉斯出版《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凸显美国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③ 威廉斯指导的沃尔特·拉费伯尔、托马斯·麦考密克等学生日后也成长为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主要考察美国的经济活动与帝国主义扩张间的因果关联,强调在 1898 年美西战争前,美国的海外经济活动与相应的外交政策已具备帝国主义的性质。^④

威斯康星学派对 19 世纪美帝国的重新发现,受到 19、20 世纪之交的学者批判帝国主义扩张现象的影响,其中尤以 J. A. 霍布森最具代表性。霍布森于 19 世纪末亲赴南非考察布尔战争,深感战争消耗了英帝国的财力,于是出版《帝国主义:一项研究》一书,探讨国家为何会在违背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从事帝国扩张。霍布森认为,资本主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化生产大幅提升产能,导致产品过剩,而工业经济赚取的资本也需要新的投资渠道。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资本家将目光投向海外,认定海外市场将提供新的商品倾销市场与投资机会。从该设想出发,资

① 刘青:《试论新美利坚帝国史研究的兴起》,《世界历史》2011 年第 5 期;夏亚峰:《美国是“帝国”吗?——对美国政界学界相关争论的辨析》,《世界历史》2017 年第 2 期。

②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24, No. 4, 1955, p. 379.

③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④ 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 - 1898*,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Thomas J. McCormick, *China Market: 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 - 1901*, Ivan R. Dee Publisher, 1967.

本家推动政府实施扩张,动用自身具有的影响力裹挟政府政策,政府最终做出违背国家利益的决策。^① 列宁在讨论帝国主义与战争关系时,从霍布森的作品中得到了诸多启发。受霍布森和列宁影响,威斯康星学派认为,自建国起,美国便将扩张作为缓解国内矛盾、推动经济发展的万能解药,满足时人对土地的需求。19世纪下半叶,急速发展的工业成为美国推行对外政治与经济扩张的动力,建立了以工业资本为核心的“新帝国”。工业技术与工业生产在推动帝国扩张中起到的核心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帝国形态有别于先前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重商主义为基础的旧式帝国。^②

在霍布森和列宁关于帝国的经典定义与考察外,威斯康星学派对19世纪美帝国的研究也与这一时期新殖民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约翰·加拉赫和罗纳德·罗宾逊驳斥1840—1860年的英国避免进行帝国扩张的说法,强调这一时期英国践行的是“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即通过武力与经济手段为英国的商品与文化打开市场。换言之,奉行帝国主义并非一定等同于占据殖民地。^③ 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但它们在经济与文化上仍旧依赖原先的宗主国。受此现象启发,新殖民主义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强调西方国家在直接占有殖民地之外,还通过经济手段与文化渗透控制那些名义上拥有主权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帝国主义概念类似,该理论起先被用于分析时事,继而出现在历史分析中,突出帝国主义在直接占有殖民地之外,具有的多种政治、经济与文化形态。^④

此外,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与社会运动也推动着对19世纪美帝国的探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美国国内的电视新闻报道将战争残酷血腥的一面呈现给美国观众,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质疑和反思美国的国际角色与美国海外活动的性质,美国的帝国属性为更多人接受。与此同时,受黑人民权运动鼓舞,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竞相争取自身权利,印第安原住民也在其列。原住民凸显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强调早在哥伦布到来之前,他们已在此繁衍生息数千年,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此基础上,印第安人群体揭示本民族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推动学者重新审视流行文化和主流叙事中“征服西部野蛮印第安部落”的话语,突出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戕害。印第安人的抗争使美国社会意识到,历史上白人对美国西部的定居与拓殖伴随着无尽的暴力,印第安人成为美国的臣属,遭到区别对待。由此,美国的帝国属性昭然若揭。^⑤

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繁盛后,对美帝国的考察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退潮,但冷战的终结及反恐战争的展开给该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苏联垮台,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愈加能够根据自身意志进行海外干涉,其海外行动具有更多单边主义色彩。2003年,美国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且面临国际社会反对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该行动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左派学者批判小布什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右派学者则为美国承担起应有的“世界责任”欢呼雀跃。正如政治

①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James Pott & Company, 1902.

② 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 - 1898*.

③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 No. 1, 1953, pp. 1 - 15.

④ Emily S. Rosenberg, "The Invisible Protectorate: The United States, Liberia, and the Evolution of Neocolonialism, 1909 - 40", *Diplomatic History*, Vol. 9, No. 3, 1985, pp. 191 - 214; Mark Bray, "Education and the Vestiges of Colonialism: Self-Determination, Neocolonialism and Dependency in the South Pacific",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29, No. 3, 1993, pp. 333 - 348; Nagesh Rao, "'Neocolonialism' or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Demand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Vol. 1, No. 2, 2000, pp. 165 - 184.

⑤ 这其中最有名的著作当属 Dee Brown, *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An India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0。

学家约瑟夫·奈观察到的那样,“左派与右派中有头有脸的分析家都开始将‘美帝国’作为 21 世纪的主导性叙事。”^①围绕 21 世纪美国海外行动的争论,推动着学者们运用“帝国”的概念和视角考察美国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与映射当今现实:美国的帝国扩张冲动究竟从何而来?历史上美国的帝国扩张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现实政治与社会背景为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提供了驱动力,而学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丰富了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手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兰克史学范式影响,政治经济军事史在史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因此,围绕高层政治、精英人物与外交展开的作品成为最初的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主流。受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冲击,社会史与文化史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地位逐步上升。与此同时,后现代理论的出现对历史学的学科合法性本身提出挑战。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称历史学研究并非建立在历史学家宣称的客观中立的基础上,其本质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式的文本构建。作为历史学回应的一部分,一些学者开始采用文学理论方法进行史学研究,并将小说、诗歌、戏剧等先前被排除在史学研究外的材料纳入史料范畴,这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史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地位。^②

受该学术潮流影响,19 世纪美帝国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议题外,学者们还探究社会舆论、大众心理、基层组织与基层运动、性别观念、种族关系、阶级构成在 19 世纪美帝国构建中扮演的角色,涉及性别史、劳工史、移民史、城市史、医疗史、环境史等先前甚少触及的领域,与英帝国史研究中强调帝国扩张在社会与文化层面表现的“新帝国史研究”遥相呼应。^③就连对社会史与文化史总体上持抵触态度的外交史与军事史,也在本领域面临学科危机与生存压力下改弦更张,引入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探究性别观念与种族话语如何影响政治家的决策和士兵们在战场上的行为。以上现实社会背景与学术潮流的变迁共同促成了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繁荣。

二、19 世纪美帝国研究概况与主要议题

到目前为止,对 19 世纪美帝国的考察已硕果累累,采用多种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学术作品相继问世。关于 19 世纪美帝国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个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考察美国国务活动家和社会人士如何看待美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政策,提出相关思想主张。这方面著作最接近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关注决策层和主要社会人士的思想和主张。但随着文化史对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影响日盛,学者们也注意到,国务活动家和社会人士在看待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问题时,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④

① Daniel H. Nexon and Thomas Wright, “What’s at Stake in the American Empire Deb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2, 2007, p. 253.

② 关于学者们对史学危机的讨论以及史学做出的变化,参见 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No. 1, 1992, pp. 115 - 140; Robert Dean, “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Diplomatic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6, No. 4, 2012, pp. 763 - 767; 庞昊:《历史话语权之争——后现代历史理论喧嚣的背后》,《学术研究》2023 年第 8 期。

③ 刘文明:《“新帝国史”:西方帝国史研究的新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 9 期。

④ Nick Cleaver, *Grover Cleveland’s New Foreign Policy: Arbitration, Neutrality, and the Dawn of American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从传统外交史向新文化史转型的趋势,从两篇相隔近五十年的研究威廉·H. 西华德的文章中可初见端倪。西华德在美国内战前担任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在共和党内颇有威望,之后任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政府国务卿,主持购买阿拉斯加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沃尔特·G. 谢罗考察西华德在美国内战前对美国发展前景的展望,列举他提倡的鼓励移民、建设铁路、兴办教育等举措,强调这些措施服务于增强美国国力和号召力,体现了西华德对美国扩张方式的设想,即通过树立美国的榜样,以和平而非强力的手段扩张。谢罗认为,这些举措为美国内战后的帝国扩张奠定了基础。^① 谢罗此作基本停留在对西华德思想和主张的叙述上,重点在于这些思想和主张如何影响了他的立法动议。杰伊·塞克斯顿则聚焦西华德卸任国务卿后进行的一次环球之旅,探究他对种族与文化问题的复杂看法,并借此透视当时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渗透程度。西华德认为,世界各个地区的种族、文化和社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动中。但与此同时,他又相信各个种族和社会具有一定的低等级秩序,美国居于该体系的顶端。西华德盛赞他在途中见到的美国商品、美国传教士与外交人员,认为这些都反映出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以及美国文明的“优越性”。塞克斯顿此作将焦点从政策举措转向商业贸易、人员流动、旅行见闻和种族观念上,反映出文化史对19世纪美帝国研究的重大影响。^②

政治经济学视角构成了19世纪美帝国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探究美国联邦政府如何扩展自身的施政能力,以适应对外扩张活动对国家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这与学界日益兴盛的关于美国“国家构建”的讨论紧密相联。20世纪80年代起,针对所谓美国历史上呈现“弱国家,强社会”现象的命题,政治学家开始呼吁“找回国家”,发掘联邦政府在19世纪美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受此学术潮流影响,学者在考察19世纪美帝国时,时刻注意突出联邦政府扮演的角色。在学者眼中,美帝国的扩展以美国国家的成长为核心,美国强化国家机构与行政能力,为美国领土的扩张做了铺垫,而领土扩张造就了美帝国。以上叙事同近来学术界探讨国家构建与帝国构建间关系的趋势相契合,即不再将二者视为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进程,而认为两者相互关联。^③

作为从“国家构建”视角探究19世纪美帝国的代表,保罗·弗莱默以美国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为切入点,展现出美国政府如何通过控制分配西部公有土地的速度,来调节西进运动的速率与节奏,从而构建起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帝国。联邦政府宣布拥有对境内所有土地的处置权,处置土地是相对羸弱的联邦政府当时所能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国家工具之一,决定着美帝国扩张的进程与速率。在联邦政府实力尚不足以有效辐射至广大领土时,美国有意放缓了扩张的脚步。直至1800年,只有三个新建州加入联邦。即使是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后,截至1830年,路易斯安那地区也仅诞生了两个新建州。19世纪30年代以后,国会才逐步通过法案,支持移民进占西部土地,吸引欧洲移民进入美国,在新占土地上复制白人殖民社会,直至它们作为州加入联邦。^④

此类聚焦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也考察美国资本在国内的运作,以及资本与产业和世界其他地区间

① Walter G. Sharrow, “William Henry Seward and the Basis for American Empire, 1850 – 186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6, No. 3, 1967, pp. 325 – 342.

② Jay Sexton, “William H. Seward in the World”, *Journal of the Civil War Era*, Vol. 4, No. 3, 2014, pp. 398 – 430.

③ 关于国家构建的研究趋势,参见杜华:《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Krishan Kumar, “Nation-States as Empires, Empires as Nation-States: Two Principles, One Practic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9, No. 2, 2010, pp. 119 – 143.

④ Paul Frymer, *Building an American Empire: The Era of Territorial and Political Expansion*.

的联系,呈现资本、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如何构成美帝国扩张的重要环节。^① 作为该领域的经典论著,拉费伯尔的著作探究 1860—1898 年美国工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该进程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不断增强的工业生产力持续产出数量巨大的商品,在经济萧条不时降临美国的背景下,工业资本家将他们的视线转向海外市场,认为那是挽救美国经济的灵丹妙药。于是,美国资本开始流向拉丁美洲和亚洲。争取海外市场势必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发生竞争乃至冲突,该问题在欧洲列强竞相争夺殖民地和排他性势力范围的背景下尤为突出,从而需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确保美国资本与商品能够进入对外封闭的市场。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斡旋和武力威胁,逐步排挤欧洲国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影响力,获取有利于美国资本和商品的商约,同时确保亚洲市场对美国开放。对他国抢占先机的担忧和对市场准入的追求,致使美国最终在 1898 年走上占领海外殖民地的道路,夺占菲律宾,并将其作为美国资本与商品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拉费伯尔强调,1860—1898 年是美帝国的孕育期,从而反驳了所谓 1898 年美西战争后出现的殖民帝国背离了先前美国历史轨迹的观点。^②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美国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如何推动对外扩张的进程,对外扩张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对外扩张如何反过来塑造了美国的社会与文化。这方面著作大量采用种族、性别与阶级视角,深入细致地剖析与美帝国扩张相关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深刻揭露其中蕴含的种种权力关系,以及受美帝国扩张影响的当地居民如何感知与应对美国的扩张。这方面的作品数量繁多,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作品研究少数族裔和妇女在美国扩张进程中的经历与作用。安妮·海德研究白人贸易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强调它在美国西部的皮毛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广袤的中西部与西部地区,白人作为后来者,并不了解当地的地形与物种分布情况。白人贸易者通过娶印第安妇女为妻,得以进入印第安人构建了数百年的贸易网络,成为印第安社会与白人社会贸易的中间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跨种族的婚姻关系越来越不容于美国社会,最终为美帝国界定的种族与性别关系取代,白人家庭取代了跨种族通婚家庭,成为西部土地上的标准家庭形态,印第安人则被驱赶至与白人隔绝的保留地中。^③ 这部作品展现出家庭生活与婚姻关系是帝国构建的重要方面,与探讨白人女性在西进运动中复制东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的传统家庭模式,以满足白人男性的家庭追求,并对原著民和移民起到垂范作用的学术著作相得益彰,体现出对 19 世纪美帝国的探讨已经从对白人男性的关注扩展至对少数族裔和妇女角色的研究,从而凸显该进程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参与,绝非部分白人精英男性和冒险家一时兴起的产物。此外,这些学术著作也强调,相比于传统叙事中寻求土地的个人,“家庭”“家庭单位”和与之相关的理念与实践才是西进运动的核心力量,看似封闭向内、干净整洁的家庭推动着美国的不断向西扩张。^④

① Michael A. Blaakman, “The Marketplace of American Federalism: Land Speculation across State Lin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107, No. 3, 2020, pp. 583 – 608.

② 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 – 1898*.

③ Anne F. Hyde, *Empires, Nations, and Families: A History of the North American West, 1800 – 1860*,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1.

④ Honor Sachs, *Home Rule: Households, Manhood, and National Expansion 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Kentucky Fronti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Laurel Clark Shire, *The Threshold of Manifest Destiny: Gender and National Expansion in Florid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第二类作品探索种族观念、性别话语、情境描绘等文化构建如何影响美国的扩张活动,使用了包括游记、诗歌、戏剧在内的各种新材料。^① 艾米·格林伯格的《彰显男性气概与内战前美帝国》从1872年反映美国大陆扩张的名为《美国前进》的油画出发,追问它为何用女性形象来代表美国。在格林伯格看来,性别视角塑造了内战前美国人对“天定命运”等扩张理念的理解。与其他作者强调的女性教化家庭和家政示范作用在美国扩张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不同,格林伯格认为,彰显男性气概的武装袭扰及相应的性别比喻才是内战前美国扩张活动与扩张思想的主流,即将当地男性视为怯懦和懒惰,当地女性则是美丽且充满诱惑,她们期待孔武有力的美国男性的到来。该思想并未随美墨战争的结束与美国大陆扩张的中止而消失,转而在对拉丁美洲、夏威夷和亚洲的侵入中找到新的表述。^② 此类作品将人的思想观念与具体行动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但与第一类作品不同,这类作品研究对象主要是白人社会。

第三类作品考察国际博览会、日常消费等社会仪式与社会活动如何反映美国的帝国观念。罗伯特·W. 赖德尔研究自1876年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的费城国际博览会起,历届在美国国土上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如何安排各民族的展品位置、如何设计展厅建筑、如何布置美国展厅的陈设,从而突显美国文明的崇高地位以及美国心目中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间的等级秩序。这在1893年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的芝加哥博览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各个国家的展览沿着博览会的中间通道依次排开,其位置经过精心设计,以凸显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不同状态。在赖德尔笔下,国际博览会的本质是对等级森严的文明高低等级秩序的公开宣示,凸显了美国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的物质与文化优势,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白人征服印第安人的过程。^③ 克莉斯汀·霍根森在出版了享誉学界的关于美西战争起源的研究著作后,转而探讨内战后美国中西部女性的消费偏好和日常爱好,反映出她个人的研究旨趣已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与高层决策者的心态转向个别社会群体的行为,体现了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目光向下”、落实到具体社会群体的趋势。霍根森揭示了这些女性追求带有中东格调的室内装潢,尝试其他国家的菜谱,并加入当地旅游协会,阅读游记,纵览地图,来与更广阔的世界产生联结;这反映出她们对蕴含种族主义色彩的异域情调的追逐,从而与传统叙事中遵从性别角色分工、不甚关心域外事务的女性形象构成鲜明对比,且与上文提到的凸显女性在美帝国形成过程中作用的史学趋势遥相呼应。^④ 与前两类学术作品相比,在此类学术著作中,帝国构建并不与扩张活动直接关联,而是指一种心态与思想观念的形成。

通过检视以上对19世纪美帝国的探究,可以看出,学界主要关注两方面议题:一是美国的大陆扩张;二是美国的海外活动。学者们强调,大陆扩张开启了美国的帝国进程,既带有对领土和资源的攫取,又包含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压迫和管理。“国父们”所言的“帝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固然是指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并无后世的贬义,但扩张行为造就了带有种族等级秩序的帝国。单以“扩

① Ken Egan, Jr., “Imperial Stains: Poetry and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Vol. 17, No. 3, 2010, pp. 498–508; Susan L. Roberson, “Emerson’s ‘English Traits’ and the Paradox of Empire”,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84, No. 2, 2011, pp. 265–285.

② Amy S. Greenberg, *Manifest Manhood and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④ Kristin L. Hoganson, *Consumers’ Imperium: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American Domesticity, 1865–1920*,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张”一词来描述该进程,既淡化了它的负面色彩,又无法准确地反映扩张活动导致的结果。因此,学者们主张用“帝国”和“帝国主义”取代“扩张”,印第安研究日益成为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兴起,改变了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缺乏印第安人的状况,揭示出美国扩张进程中白人与印第安人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相关研究用“殖民者”(colonist)而非先前常用的中性词汇“定居者”(settler)界定移居西部的白人,直称他们的活动属于殖民主义范畴,并指出美国设立的印第安事务局负责向印第安原住民分发物资,同时向联邦政府汇报部落状况,具有帝国官僚架构的雏形。与此同时,这些研究还注意到美国人类学早期的发展建立在对印第安人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其中便包括搜集印第安人头骨进行测量的颅相学。印第安人即便是在身后,仍摆脱不了白人的剥削与利用,这进一步凸显印第安人在美帝国扩张中面临的悲惨命运。^①此外,这些学术作品还强调白人的西进运动、对印第安事务的管理,以及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在美国的海外活动中发挥了重大影响,从而打破了一直以来将大陆扩张与海外扩张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进程的倾向,强调两者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②无论在讨论是否兼并非律宾时,还是与非律宾抵抗武装的战斗中,美国白人都不时借助与印第安事务的类比来观照海外殖民问题。^③

奴隶制问题也是研究 19 世纪美国大陆扩张的重要议题。学者们注意到,在以白人自耕农为主的北方拓殖模式外,南方奴隶制对土地的需求也促使美国向北美大陆西南部和中美洲地区扩张,以拓展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增强南方在全国性政府中的话语权。该扩张行动既源于种植园主的个体行为,又得到了以南方人为核心的联邦政府的支持、保护和推动。由此形成的“棉花帝国”,既是学者的一种修辞话术,也反映了奴隶制与美帝国扩张进程密不可分的关系。^④此外,以艾米·卡普兰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奴隶制以及随之产生的黑白种族关系构成了 19 世纪美国社会观照扩张的种族棱镜,其影响远大于其他学者彰显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⑤

对于美国的海外活动,学界普遍认同拉费伯尔著作中提出的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海外商贸活动大幅增加,进而引来联邦政府的介入、保护与推动的观点,强调美国商贸在某些地区的占比,以及美国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乃至军事力量投射,都足以构成“非正式帝国”。该概念原本被用于形容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后仍受到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资本控制的情形,之后被推广至所有并未直接占有殖民地、却通过经济文化渗透和军事威慑而对其他国家施加巨大影响力的强国。“非正式帝国”往往与“经济帝国主义”相联系,指的是资本家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上有着重大影响,努力推动和

① Mark Palmer and Robert Rundstrom, “GIS,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the U. S.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103, No. 5, 2013, pp. 1142 – 1159; Ann Fabian, *The Skull Collectors: Race, Science, and America's Unburied Dea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② Laurel Clark Shire and Joe Knetsch, “Ambivalence in the Settler Colonial Present”,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76, No. 3, 2017, pp. 258 – 275; Allan Greer,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Empire in Early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76, No. 3, 2019, pp. 383 – 390; Samuel Truett,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Borderlands of Early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76, No. 3, 2019, pp. 435 – 442.

③ Russell Roth, *Muddy Glory: America's "Indian Wars" in the Philippines, 1899 – 1935*, Christopher Pub House, 1981; Stefan Aune, “Indian Fighters in the Philippines: Imperial Culture and Military Violence in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0, No. 4, 2021, pp. 419 – 447.

④ John Craig Hammond, “Slavery, Settlement, and Empire: The Expansion and Growth of Slavery in the Interior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1770 – 1820”,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32, No. 2, 2012, pp. 175 – 206.

⑤ Amy Kaplan, *The Anarchy of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U. S.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保障资本在海外的投资活动,甚至对投资所在国的内政外交也有一定影响。^①内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制订与海外活动符合该现象描述,再次反驳了学界先前认为的美国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才成为一个帝国的观点。

在探究内战后美国海外经济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聚焦先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内战前美国公民与政府的海外活动,从而打破了盛行的大陆扩张与海外扩张进程前后相继的观点,突出二者的共时性。一直以来,传教士群体是探究美国海外活动的重点研究对象。但先前,即使在对19世纪末赴华传教士的讨论中,美国学者也甚少将他们的行为定性成“帝国主义”,更遑论对美国尚未崛起为世界性强国时的海外传教活动的探讨。^②

随着美帝国研究的兴盛,“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和使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传教士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他们在基督教理念与帝国政治现状间的挣扎。^③艾米丽·康罗伊·克鲁兹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直称传教事业为“基督教帝国主义”,突出传教活动具有道德感与扩张性并存的悖论。克鲁兹关注美国内战前最大的传教士组织美部会,强调与同一时期的其他美国人相比,该组织成员对海外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是那个年代最早涉足海外的美国人之一。他们认定白人新教徒具有传播宗教和“文明开化”世界其他地区民族的使命,并对此类活动的成果寄予厚望。该组织成立于1810年,以英国的传教组织为参考,致力于推动美国基督教的海外传播,同时希望获得英国传教组织的协助。尽管他们对欧洲帝国的恶行有所耳闻,但仍对英帝国赞赏有加,与英国的传教组织密切协作,并利用英帝国提供的便利条件。短短30年,美国传教士遍布全球,涉足的地理范围远超学者们通常集中关注的夏威夷地区。鉴于他们的这些实践经历,美部会成员固然相信“众生平等”,但也认定传教士与当地居民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并创造了一套由性别、地理分布、文化等元素构成的体系来衡量当地人的“异教程度”,从而决定应在哪些地区投入更多的传教力量,该种族主义思想限制了传教活动所能起到的效果。^④克鲁兹的作品反映了即便在美国未投放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海外地区,美国仍旧通过文化渗透,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同时海外活动也塑造着美国对这些地区的观感和认知,这些观感和认知同样构成帝国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在研究传教士之外,学者们还开始挖掘商船海员与美国海军水手的海外经历。布莱恩·鲁洛强调,19世纪上半叶,人数众多的商船海员与美国海军水手也大幅涉足海外,他们具有当时普通人难以享有的海外经历,是美国社会海外知识的重要来源。鲁洛的作品探究了19世纪上半叶的商船海员与美国海军水手如何将奴隶制发展与大陆扩张过程中形成的“文明”与“野蛮”对立的种族观念运用到海外活动中,从而为他们的入侵行为与暴力活动正名;而他们与途经各地的居民的互动又如何塑造着当地人对美国的认识,由此形成的“海洋帝国”既指代美国商业与船运业在海洋上占据的优势和

① Richard Koebner,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 No. 1, 1949, pp. 1 – 29; Norman Etherington, “Reconsidering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1, No. 1, 1982, pp. 1 – 36.

②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Kathleen L. Lodwick,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 – 1917*,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

③ Gavin James Campbell, “‘To Make the World One in Christ Jesus’: Transpacific Protestant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4, 2018, pp. 575 – 592.

④ Emily Conroy-Krutz, *Christian Imperialism: Converting the World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极广的触及范围,又包含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认知,这些知识为之后美国的海外活动开辟了道路。^①与鲁洛相比,尤金·S·范·西克尔对这一时期美国海军活动的评价更为谨慎。他研究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海军驻西非分舰队与利比里亚殖民计划间的关系,展现出缺乏人手和舰只的该部在殖民官员的请求下,介入后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交往,成为殖民计划的武力保障,变成“迟疑的帝国主义者”。换言之,这一时期,美国海军在海外动用武力,是一个被迫反应而非主动介入的过程。但是,西克尔也承认,这些活动的确带有仲裁、武力威胁和使用暴力等帝国主义特征。^②

三、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评析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对 19 世纪美帝国的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学者们既探讨美帝国构建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活动,也挖掘帝国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表现。他们使用的是经过扩展的对“帝国”的界定与理解。如前所述,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帝国指的是中央政权通过官僚体系等正式行政架构对偏远地区进行统治,且被统治对象与统治者往往分属不同民族。帝国多见于欧洲和亚洲,如古代罗马帝国、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和现代殖民帝国等。鉴于 19 世纪后期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历史学家成长于欧洲帝国殖民世界的背景下,又深受区分新世界与旧世界的美国例外论影响,因此,主要以是否拥有海外殖民地作为衡量帝国的标准,进而得出美国只在 19、20 世纪之交这一相当短的时间内可被称为帝国的结论。后世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实际上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比如西部土地上的战争与征服,对印第安人法律身份的界定和印第安事务局的设立,都符合帝国的定义。此外,美国资本、商品与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拓展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实现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渗透。因此,在 19 世纪末,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波多黎各等地之前,美国其实一直是个帝国。

在给 19 世纪美国国家定性之余,帝国概念也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视角。在传统的帝国定义中,海外经济与文化活动并不属于帝国范畴,除非它们直接导致对殖民地的攫取。传统学术研究倾向于采用“扩张”这一中性语汇来描述以上现象,强调活动的过程而非结果。学者们认为,这些活动拓展了美国政府与美国公民涉及的活动领域,但并未建立起帝国。而在新一代学者看来,参与双方在权力关系上的不对等致使它们理应成为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对象,并且对英国“非正式帝国”的研究早已为美帝国研究指明了方向。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威斯康星学派便提出,美国的海外经济活动及与之相关联的外交和军事努力都具有“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色彩。如前所述,学者们也日益认识到,19 世纪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具有文化帝国主义含义。至于受萨义德《东方学》影响,考察美国社会通过游记、考察报告、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化媒介,对印第安人及异域民族进行形象建构的作品,更是不可胜数。

拓展对 19 世纪美帝国的理解、承认 19 世纪美国的帝国属性,有助于学者展开跨国比较,考察美国与其他帝国的异同,契合近年来学界将美国史置于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视野中进行检视,突出美国

① Brian Rouleau, *With Sails Whitening Every Sea: Mariners and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Maritime Empi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Eugene S. Van Sickl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The U. S. Navy and Liberia, 1819 – 1845”,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31, No. 1, 2011, pp. 107 – 134.

历史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事件的互动与联系,进而破除美国例外论的神话趋势。美国例外论源起于美国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基于时人对美国国家特性的言说,并为后世历史学者所演绎和强化。该思想突出美国历史相对于欧洲旧大陆历史的特殊性,如避免了暴力革命、阶级冲突、殖民扩张等诸多社会弊端,同时强调美国的共和制政体、渐进改革、较高的富庶程度等正面元素。^①随着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发展,学者开始破除“共识学派”编织起的关于美国社会和谐发展的神话,更多呈现美国历史中冲突与压迫的一面。该学术思潮反映在对外关系史中即是美帝国研究的兴起,强调美国与同一时期的欧洲国家均具有帝国性质。只有承认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备的帝国主义元素,方能在此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展现美帝国与欧洲帝国的相似性,破除美国例外论的迷思,并借用相对成熟的欧洲帝国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视角与方法,对美国历史中的帝国性质与帝国主义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挖掘美国历史遗产中具有压迫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帮助学界和公众形成对美国历史更加全面的认识。1997年,弗雷德里克·库珀和安·劳拉·施特勒提出研究各个帝国间的经验交流与传承,这为美帝国研究开启了更多可能。^②

对19世纪美国帝国属性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开展美国与其他帝国的比较研究,还能促进对不同帝国间“经验交流”的探究。学界长期以来对19世纪美国帝国属性的否认,使他们认定19世纪的美国人对同一时期的欧洲帝国持摒弃态度,美国自诩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共和制政体,对欧洲式的帝国不屑一顾。直至学者认清19世纪美国的帝国属性,他们方才开始关注当时美国对同一时期欧洲帝国扩张进程的观察与借鉴。内战结束至1898年美西战争前,美国对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西班牙镇压古巴起义活动、英国入侵埃及及列强划分非洲殖民势力范围的柏林会议等活动给予了密切关注,从中形成对帝国扩张行为的初步看法。该看法具有鲜明的种族色彩,不仅认可欧洲帝国的“文明开化”使命,还对不同欧洲国家的种族特性进行区分,赞许以英国为代表的新教帝国,贬损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天主教帝国。这种强调美英特殊纽带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对美帝国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推动它向西班牙发动战争,并在战后承担起对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等殖民地的“管理责任”,以消除美国心目中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对上述地区的“不良影响”。^③

帝国视角还有助于考察先前被掩盖的受美帝国扩张影响的国家 and 人群的经历,从而进一步增强公众对美国与他国互动的了解,以及对历史偶然性的认识,改变先前对美国扩张进程单向性与必然性的理解。传统帝国研究呈现一种从中心到边缘、中心对边缘具有绝对优势的帝国图景,早期对美国西部史的研究也意在展现白人的扩张,印第安人与墨西哥人在其中仅仅作为背景存在。与此相反,当今探讨帝国的学术作品更多地倾向于认为,中心与边缘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和互动。在美国向西扩张的同时,墨西哥也极力采取措施巩固自身的德克萨斯边疆,只是由于当地地理条件不佳、强悍的印第安部落的存在及中央政府权力的缺失等因素宣告失败,最终丧失了大片土地。^④强大的印第安部落的存在也曾经给美国的扩张带来阻碍。学者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政府需与印第安人

① 王立新:《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南开学报》2006年第1期;李剑鸣:《关于“美国例外论”的历史反思》,《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②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in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③ Andrew Priest, *Designs on Empire: America's Rise to Power in the Age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④ Paul Frymer, *Building an American Empire: The Era of Territorial and Political Expansion*, pp. 187 - 192.

进行平等的谈判和磋商,逐步增强自身影响力,方能实现领土的拓展,这在美国建国早期尤其如此,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建立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贸易站,实现“文明化”印第安人的目标,而印第安人在贸易站的选址和商品交易条件方面也拥有较大话语权。^① 有学者甚至指称,即使是在 19 世纪中期,一些印第安部落,如科曼奇印第安人仍凭借着对马匹的驾驭和对丰富野牛资源的利用,在北美大平原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帝国”。^②

除深化对 19 世纪美国种族问题的研究,探究 19 世纪美帝国还有助于进一步呈现当时美国女性复杂的认同与思想。女性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与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因此前期主要强调女性在历史上受到的压迫,同时突出她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换言之,这一时期学术研究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以正面为主,并且刻画出女性齐心团结,一致对外的形象。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有学者开始提出,女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依性别、种族与阶级的差异区分成不同的群体,在许多情形下,她们相互间存在着冲突与竞争的关系,如上层白人女性与劳工阶层女性、女奴隶主与女奴隶间皆是如此。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兴盛展示了这些差异在国际舞台中的体现。白人女性既对殖民地等第三世界地区的妇女抱有同情心,希望通过传教活动与卫生改进工程改善她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状态,又难免受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影响,对她们具有居高临下乃至鄙夷的态度。^③

当然,帝国视角的引入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对“帝国”概念的界定与使用问题。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关于美帝国的讨论日盛的背景下,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撰文反对这种滥用帝国标签的做法,主张应在具体历史进程与背景下考察美国的扩张,强调哪怕是拥护扩张的美国“国父们”也不敢设想美国的领土将直至太平洋海岸,而兼并古巴和加拿大的计划最终无果而终。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帝国梦想总是遭遇持续的漠视和经常的反对。帝国主义从未是一项具有广泛基础的大众运动。”^④

小施莱辛格偏保守的政治倾向固然导致他否认 19 世纪美帝国的存在,但学界不应忽视他的疑问引发的思考。“帝国”概念是否适用于美西战争前的美国,这是一个历史定性问题;而使用“帝国”的研究方法与“帝国”视角考察 19 世纪美国,属于学术方法论问题,二者不应混为一谈。运用“帝国”的研究方法与“帝国”视角照观 19 世纪美国是合适且必要的,19 世纪美国在诸多方面也的确具有帝国特征,但不能据此便将它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与帝国划等号。不同族群间权力的不平等在 19 世纪美国广泛存在,而“帝国”与“帝国主义”这些词汇又带有极强的定性色彩。在此视野下,19 世纪美国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在朝着帝国的方向前进,上面提及的对 19 世纪美国文学作品、社会仪式、消费喜好等问题的研究,似乎在为 1898 年美西战争及之后出现的美国殖民帝国作铺垫和准备。事实上,不少学者撰文质疑威斯康星学派的论点,强调 1898 年前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位于欧洲而非第三世界,单纯的经济因素不至于引发美国加入争夺殖民地的狂潮。就对外政策而言,美国固然提出了“门罗宣言”等雄心勃勃的计划,却缺乏将其付诸实践的能力。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欧

① David Andrew Nichols, *Engines of Diplomacy: Indian Trading Factorie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American Empire*, Scopus, 2016.

② Michael A. McDonnell, *Masters of Empire: Great Lake Indian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Hill and Wang, 2015.

③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5, 1986, pp. 1053 – 1075; Patricia Hill Collins, “Toward a New Vision: Race, Class, and Gender as Categories of Analysis and Connection”, *Race, Sex & Class*, Vol. 1, No. 1, 1993, pp. 25 – 45.

④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American Empire? Not so Fast”,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2, No. 1, 2005, pp. 43 – 46.

洲帝国对拉丁美洲国家事务的干涉从未停止。至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文化转向,也同样被学者认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无法充分论证社会整体氛围本身驱使美国走向殖民扩张的道路。^①

这种带有决定论色彩的著作,无助于揭示帝国扩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特别是忽视了反对美国帝国扩张活动的群体的声音,同时也与学界强调的当地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及抵抗能力不符。这方面著作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21世纪初受反战运动影响的作品为主,集中关注美西战争引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兼及在此之前美国国内反对帝国扩张的声音,尤其是关于美墨战争的争鸣。此外,学界在运用跨国史视角考察美国帝国扩张的同时,却忽略了反帝国主义者的活动同样在国际维度中展开。反帝国主义者们援引欧洲帝国扩张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反对美国实施帝国扩张的理由,这方面的问题也值得研究和探讨。^②

美帝国研究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推动着“帝国”概念的泛化。学术发展不仅受学者个人偏好与社会环境制约,也受学术界喜好影响。学界潮流与喜好影响着论文选题、发表及研究基金评定等诸多方面,导致学者们纷纷追随潮流,将自己的研究项目与美帝国挂钩,哪怕这种联系仅存在于标题而非实际的研究方法中。例如,学者们以“帝国”一词来指代跨大西洋或跨太平洋世界的场域,探究人和思想观念在其中的传播,但权力不平等或差异等级秩序在他们描绘的现象中并不存在。有学者质疑,对美帝国的探讨究竟是提出了有益于学术的分析性问题,还只是一项话语上的转向。^③“帝国”概念的泛化,无助于细致考察美国与欧洲和亚洲帝国间的差异,进而思考哪些力量阻碍了美国建立欧洲和亚洲式的帝国,而美国又是如何在缺乏正式官僚组织架构的情况下对边缘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等问题。

19世纪美帝国研究还存在研究对象与主题方面的不足。在19世纪美帝国活动涉及的诸多海外地区中,夏威夷以外的岛屿尚未得到学者们的充分考察,而对美国在亚洲和非洲活动的研究也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东、利比里亚、埃及、刚果和南非为主。相应地,当学者们谈论美国对其他欧洲帝国经验的借鉴时,也以英帝国为主,较少涉及地域同样广大的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帝国。此外,受经济分析方法在美国学界中地位逐渐边缘化的影响,学者很少探究阶级区分与19世纪美帝国扩张间的关系:哪些阶级倾向于支持美帝国扩张?哪些阶层反对扩张?再者,在19世纪涉足海外的美国人当中,商人、传教士与外交官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军人的经历相对而言往往被学界忽略。军人的海外活动如何促成了他们对美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他们如何看待当地民众?这些对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制订与海外军事行动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余 论

与半个多世纪前相比,美国学界对19世纪美帝国的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学者普遍认可19世纪美国具有帝国属性,该属性不仅体现在大陆扩张中,也反映在海外活动中,具有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维度。得益于政治经济学思潮的变迁,以及强调殖民帝国的社会与文化维度的新帝国史的兴

① Herbert Kraus, “What European Countries Think of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4, 1914, pp. 107–112; Norman Etherington, “Reconsidering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pp. 1–36.

② Myles Beupre, “‘What Are the Philippines Going to Do to Us?’: E. L. Godkin on Democracy, Empire and Anti-Imperi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46, No. 3, 2012, pp. 711–727.

③ Hendrik Spruyt, “‘American Empire’ as an Analytic Question or a Rhetorical Move?”, pp. 290–299.

起,学者们详细考察了 19 世纪美帝国的国家构建、经济扩张、社会结构变化与文化氛围,内容涵盖了外交史、经济史、军事史、性别史、劳工史、移民史、城市史、医疗史、环境史等多个方面。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发展,增强了美国学界具有的批判性色彩。与先前主流叙事中对“天命命运”观和“征服西部”的赞美相反,学者们揭示美帝国扩张过程中对其他民族的戕害与掠夺,凸显美国与欧洲帝国的相似之处及相互间的“经验借鉴”,便于在此基础上开展帝国间的比较研究,破除美国例外论的神话,并彰显跨国因素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些内容有助于理解 20 世纪与 21 世纪美国帝国构建的历史由来,反映了美国学者对现实政治问题的介入与批判。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在拓展研究方法 with 深化公众历史认识的同时,也面临着将“帝国”概念过分泛化的危险。学者们将“帝国”标签任意施加于 19 世纪美国政治活动与社会现象,“帝国”成为囊括一切的概念,该做法带有历史先定论的色彩,无助于揭示 19 世纪美国扩张活动中的偶然性因素,以及它面临的反对和反抗。

在此情况下,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学界和美国社会仍将继续就 19 世纪美国是否属于一个帝国展开争论。帝国研究不单单是个学术问题,还涉及政治。对 19 世纪美帝国的探讨影响着美国公众乃至国际社会对美国国家形象与国际声望的认识和看法:19 世纪美国究竟是一个道德政治的践行者与弱小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支持者,还是一个类似于欧洲国家的权力政治与强权外交的推行者? 19 世纪美国在对待印第安原住民方面与欧洲帝国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政策间究竟有何异同? 作为 19 世纪美国经济重要环节的奴隶制是否属于帝国特性的方面? 这些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成为美国学界争论的焦点。

除对历史的思索与记忆外,美国的现实外交决策也将对未来的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产生影响。近年来美国接连从伊拉克与阿富汗撤军,这些决策势必引发学者对帝国扩张限度与帝国遗产的思考,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对 19 世纪美国反帝国主义者的研究。19 世纪美帝国急剧扩张之时,正值反帝国主义者发出关于帝国扩张负面后果的警告之际,他们的危言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证实。这些必然引发学者们的关注与兴趣。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和太平洋方向转移,学界未来极有可能将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的重心从跨大西洋往来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并增加对先前着墨不多的 19 世纪美国在大洋洲的活动的关注。

美国国内政治动态同样将在塑造未来 19 世纪美帝国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伯尼·桑德斯与特朗普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中的异军突起,把美国的阶级问题置于聚光灯下,而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贸易政策反映了阶级因素与美国外交政策间的关联。在此情况下,学界势必更多采用阶级分析方法探究 19 世纪美帝国,尤其是考察工人阶级对美国帝国扩张的看法,检视他们的观点与当时南方的种植园主及东北部的工商业阶级有何异同,探究工人阶级的种族构成与种族观念是否影响他们在帝国扩张一事上的态度。

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探讨之余,未来研究 19 世纪美帝国的学者还将注重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大众推介自身的研究成果,这必将推动传记类研究的盛行。近几十年来,随着美国史学研究的不断细化与“碎片化”,出自专业历史学家之手的作品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为新闻记者写成的著作取代,毕竟民众对重要人物和政治军事事件的兴趣持续存在。作为历史学界重振学科影响力的一部分,如埃里克·方纳、大卫·布莱特等知名学者也加入写作名人传记的行列,将学术研究和大众兴趣结合起来,效果颇佳。19 世纪美帝国研究在催生公众兴趣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印第安人、海外冒险、域外见闻等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可以预见,今后将有更多研究19世纪美帝国的学者考察某位或数位人物的生平经历,然后将其与19世纪美帝国扩张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总而言之,19世纪美帝国研究产生了丰硕成果,有助于公众形成更为全面的对19世纪美国史的认知,但也存在着概念泛化、对美帝国特殊性缺乏关注等缺憾。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在了解相关研究,并学习其研究方法,从而更好地与美国学术界进行交流对话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其加以甄别,切莫不加区分地加以模仿,照搬“帝国”概念,否则必将导致学术研究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进而掩盖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

(作者许翔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崔瑾)

《中华传统礼制的理论》

汤勤福、刘丰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40.9万字。

中华传统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该书从变迁论、价值论、功能论和重建礼义之邦的转化论等四个维度讨论中华传统礼制的理论,全面讨论了中华传统礼制的变迁、价值、功能与转化等重要问题。该书将中华礼制的发展分为前礼制、王国礼制、王权礼制和集权礼制四个历史时期,提出礼数与礼义的矛盾运动为礼制变迁的内在动力,中华礼制的六大特性,礼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功能,传统礼制应在重建礼义之邦过程中实现现代性转化等诸多论点,勾勒出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基本过程,搭建了中华传统礼制理论、礼学理论研究的框架,总结了中华礼制的特性与历史社会功能,突出了中华传统礼制的时代价值。

political development, aiming at reclaiming its historical roots. Historical research in fields such as policy history also extensively draws on political science's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is crucial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s a whole. By trac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 can also provide a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ng China-related Knowledge at the Royal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1660 – 1820) // Zhuang Xi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and 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s, it is significant to re-examine how glob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ecome intertwined. By analyzing specific cases and methods of the Royal Society's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of China-related knowledge from 1660 to 1820,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By doing so, we can explore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society acquired China-related knowledge. The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 system, the Jesuit information network, logistics mechanism, and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personnel have jointly constituted the primary pathways for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The history of overlapping and integrating multiple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also contains valuable experiences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mpire in the American Academia // Xu Xiangyun

For a long time, the American academia has avoided discussing the existence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in American history. Not until in the 1960s did this lack of attention start to change. Driven by social backgrounds and academic currents, American scholars beca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imperial n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result,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mpire delve into the imperialistic asp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ental expansion and overseas activities, covering various aspects like diplomatic activitie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personnel flows, domestic policies, social currents and norms,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enhanced its critical nature, and facilitat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 offering a valuable historical approach that warrants further research.

Value Critiqu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Path and Practice of Hans-Ulrich Wehler's Social History // Wei Peiyun

Hans-Ulrich Wehle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istorians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as well as the founder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In the analysis of Otto von Bismarck and German imperialism, Wehler demonstrated the basic path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German historiography of interpreting Bismarck and the Second Empire through the lenses of national rationality, idealism, and historicism.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old interpretation of "diplomatic first", he employed a new approach of "domestic first", which is more focu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onditions, treating them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behind Bismarck's policies and his imperialist idea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econd Reich, Wehler employed the long-term origin theory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showing strong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which provoked heated discussions. Wehler's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erman critical reflection on Nazism after World War II.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expression and achievement of the adjustment of social values and acade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post-war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Wehler has left a rich intellectual legac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rough his academic thoughts, public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ttitude.